

话语与技术——《单向度的人》的阐释与延伸

摘要：作为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家马尔库塞之代表作的《单向度的人》自出版以来便在学术界与普通读者群中产生了巨大影响。带着鲜明的新左翼风格，短短两百余页的文本，勾连起历史、现实与未来，纵横穿梭诸多学科领域，编织起一套复杂深邃的概念网络与思想体系。作为一次尝试，本文意在从“话语与技术”两个角度出发，一方面阐释马尔库塞的关键思想，从而重估对马尔库塞的某些批评（以来自英美分析哲学界的麦金太尔为例）；同时延伸开去，尝试勾勒部分后辈理论家对这位“新自由主义的先行批判者”的承继与超越，揭示马尔库塞的思想如何在现当代不断激励起思考与批判。

关键词：单向度的人；话语；技术

《单向度的人》出版于1964年，甫一出版便引起巨大争议和强烈反响。一方面，它激怒了“无法接受如此彻底的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和许多“无法认同于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如此激烈之批评”的保守派；另一方面，它“甚至出乎作者意料”地迅速成为了新左翼和不满于现存社会秩序的新一代人的“圣经”^①，与赖特·米尔斯、加尔布雷斯、丹尼尔·贝尔等人的社会批评著作一道被列入一个时代的人文经典。围绕《单向度的人》，评述文章难以计数，本文试图在梳理文章脉络之余，对马尔库塞的哲学批判给出尽可能清晰的阐明，从而回应来自麦金太尔的批评；同时超越马尔库塞本人受时代所限的视域，围绕“技术统治”，在与诸多后辈理论家的对话中，细化其批判，深化其思考。

一、话语的哲学批判

正如马尔库塞所指出的，笼罩在整个社会之上的技术合理性并不是“中性的东西被滥用了”带来的不幸结果，相反，我们能在实证科学自身的历史与理论之中找到其根源^②。考虑到这个缘故，笔者选择颠倒《单向度的人》一书的书写顺序，先从哲学思辨入手，尝试阐明马尔库塞的哲学批判（对形式逻辑的批判；对

^① Herbert Marcuse, Douglas Kellner: One-Dimensional Man, Routledge, 2022, 第二版导言第34页。

^② [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张峰、吕世平译，重庆出版社1988年版，134页。

行为主义方法论和经验主义认识论的批判;以及对分析哲学——主要为其中的日常语言哲学——的批判),同时以此为基础,回应阿拉斯戴尔·麦金太尔对马尔库塞的“批评的批评”^①。

(一) 批判形式逻辑

对马尔库塞的“形式逻辑批判”,麦金太尔的回答简明扼要:任何论证都离不开形式逻辑,即便“辩证逻辑”亦复如是。然而这样的“简洁”的批评恰恰过于简化:麦金太尔没有意识到,马尔库塞并非全盘否定形式逻辑,而是反对“形式逻辑的全面统治”,反对停留在静态的抽象关系中仅仅在形式上把握“矛盾”,而主张将“是”与“应当”的张力视作本体论的条件(认识论与价值论在此联系起来),发展一种动态的实践的辩证逻辑(这种辩证逻辑在马克思那里获得了它的历史内容)。麦金太尔没有看到,形式逻辑的客观有效性不能被除它的历史性,而马尔库塞真正要说的无非是,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在话语和社会领域不断“内在超越”的过程,而这个超越运动,正如理查德·罗蒂所指出的,在被超越的语域内是必然不会被认可的,因此是不合于“静态逻辑”的^②。

(二) 批判行为主义方法论与经验主义认识论

麦金太尔诟病马尔库塞对行为主义与经验主义的批评,认为固然行为主义与经验主义有许多毛病,但马尔库塞似乎“言不及义”。事实上,在笔者看来,恰恰相反,马尔库塞至少精确地指出了行为主义与经验主义的部分问题,尽管他庞杂的话语网络有时会让部分读者堕入迷雾。

马尔库塞对行为主义至少提出了两个指控:首先作为一种学科方法,它根据“客观可观察”的行为或操作定义概念,既忽视了深层的社会结构与历史动力,也必然丧失对现状的批判性;其次通过宣称一切不能以行为定义的概念是无意义的,它将自由主体贬斥为庞大技术社会中的一个失去内在向度的行动者。第一条批评清晰地表达了广泛存在于人文科学领域的对行为研究的不满^③,而第二条则与心灵哲学领域对行为主义“取消主观性”的驳论联系在一起(如约翰·塞尔的“中文房间”),何谈“言不及义”?

在批评经验主义时,马尔库塞着眼于其虚假的中立性。休谟以降的经验主义

^① [美]阿拉斯戴尔·麦金太尔:《马尔库塞》,邵一诞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95-112页。

^② [美]理查德·罗蒂:《偶然、反讽与团结》,徐文瑞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78-79页。

^③ 例如,参见包刚升教授的《政治学通识》第2讲第6节“从政治科学到研究范式的多样化”。

者，热衷于事实与价值的二分，认定科学是中立的，而价值却是主观的甚至全然取决于个人情感（如元伦理学中的情感主义），而马尔库塞却追随着胡塞尔指出，科学“根据确切同一的单位之间可计算、可论断的关系，来体验、理解和塑造世界”^①，因此它一开始就是一种内含目的的历史实践（进一步，也正是这种对象化与量化世界的企图构成了技术统治的逻辑基础）。马尔库塞的批评并非独有，希拉里·普特南也用更技术化的手段指出经验科学实践中默含的价值判断^②，可见在这个问题上马尔库塞的观点也有着相当高的参考价值。

（三）批判分析哲学日常语言哲学

马尔库塞论分析哲学的篇章大致分成两个部分。在第一部分中他批判日常语言哲学停留于日常论域，通过受限制的经验来从事概念分析；而在第二部分中他提出不可分析的“一般概念”以对抗日常语言哲学的工作。

此处的争论必须要与各自的哲学立场（“哲学的任务是什么？”）联系起来才能得到理解。法兰克福学派的努力重心一直在于使哲学成为政治上进步的力量，而这意味着他们必然与关注“语言与世界的关系”和“意义与所指”等问题、致力于“使之清晰”的英美语言哲学分道扬镳。后者的语义分析和语用分类并不考虑社会的权力结构与生产关系，而话语的社会生产恰恰是马尔库塞等人关注的。

“一般概念”也应在这—语境中加以考察。笔者以为，“一般概念”最好与齐泽克（取自克里普克并加以修正）的“严格指示词”和德勒兹的“哲学就是创造概念”放在一起理解：“严格指示词”指示了概念的不可分析性与内在否定性，而“创造概念”则描绘了哲学设计的客观有效性与历史性（即哲学概念是历史实践的结晶）。在这个意义上，麦金太尔的批评再次无的放矢——马尔库塞当然提出了一种语言哲学和意义理论，只是这种否定的、动态的语言哲学与肯定的、封闭的话语分析不可避免的对立使得它乍看上去“不可理解”。

二、 技术的全面统治

梳理马尔库塞的哲学批判之后，本文将关注马尔库塞批判锋芒的另一所指：发达工业社会中技术的极权统治。在马尔库塞看来，这一社会、政治、文化生活领域的压抑恰与思想领域的封闭遥相呼应、彼此促进。笔者将从社会、政治与文

^① [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张峰、吕世平译，重庆出版社1988年版，139页。

^② [美]希拉里·普特南：《理性、真理与历史》，童世骏、李光程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

化三个角度简要阐释马尔库塞的技术批判，并分别做出延伸与评价。

（一）社会

在考察技术对社会领域的影响时，马尔库塞最被人津津乐道的观点无疑是“（超出生物学水平的）人类的需求是历史的需求”^①，是服膺于统治地位的社会制度和利益的，而在发达工业社会中许多需求正是被炮制出来，用以愚弄平民并支持特权阶级的统治，在这个过程中，技术不是被用于解放，而是用于漫无目的的消耗和加强控制。

上述观点在后世激起了巨大的回响，并在论证细节上得到发展，比如鲍德里亚便在《物体系》和《消费社会》中详尽地揭示了消费活动是如何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并再生产阶级区分的，个体的欲望是如何被编码，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如何最终坍塌为符号价值，以及，我们是如何被卷入技术体系那“快速的轮回和强迫性的重复”。

尽管马尔库塞与鲍德里亚的批判极具说服力，但依旧存在一些不足。马尔库塞本人对技术的态度相当暧昧，一方面他对技术合理性的批评常常流露出一种“技术恐惧症”，一方面他又承认社会革命将引起技术结构本身的变化从而将技术导向为满足自由发展的个人需求服务^②。笔者看来，这种暧昧扎根于马尔库塞对技术的海德格尔主义理解之上^③，是海德格尔对技术座架的批判与马克思对科技创造的积极态度在马尔库塞的文字中形成强烈张力的体现。笔者以为，从根本上革新对技术的理解——比如以贝尔纳·斯蒂格勒的“技术人类学”打破人与技术的二分为出发点——可能会有利于更准确地评估当下技术社会并提出革命性解决方案。

（二）政治

马尔库塞准确认识到发达工业社会中阶级政治的瓦解，并将其与技术合理性的统治联系在一起。劳动者被卷入一个整体运转的技术生产体系，不仅受制于“科学管理”，甚至在意识方面也逐渐同化，即便反抗，也只能是体制内的和小规模的，彻底的变革沦为“被遏制的前景”。

^① [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张峰、吕世平译，重庆出版社1988年版，6页。

^② [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张峰、吕世平译，重庆出版社1988年版，21页。

^③ 例如，参见理查德·沃林《海德格尔的弟子：阿伦特、勒维特、约纳斯和马尔库塞》第六章。

马尔库塞的政治预期是颇为悲观的。他将注意力从劳动者转向了更为边缘的被压迫群体，因为只有他们的生活是“最不可容忍的”，因此也只有他们才最有意愿挑战现有的社会制度，实践一种“大拒绝”，而似乎只有当 they 与批判性的知识分子合流时，剧烈的社会变革才是可见的前景^①。

显而易见的是，马尔库塞在这里发出了“身份政治”的先声，在这一口号下，长久在制度上被排斥的性别、种族的少数群体与批判知识分子携手合作。然而几十年后回看，这种实践的成果十分可疑。无疑它推动改善了部分受压迫群体的生存状况，但它同样很快沦为一种陈腐的修辞，甚至——尤其是在新自由主义登上历史舞台之后——成为回避更深刻问题的借口，而这原本正是马尔库塞避之不及的。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们无法从中看出任何整体革命的潜能。相反，在全球财富分布高度不均的大背景下，可以预见，无产阶级仍将是可能的社会变革的主心骨，因此问题不是去何处寻找新的革命力量源泉，而是如何将现成的潜在集体组织起来，而这，如前所述，同样需要我们对技术的更深刻的思考。

在笔者看来，马尔库塞的政治理论困境至少可以在他思想内部找到两个原因。首先，马尔库塞，正如道格拉斯·凯尔纳指出的，是一名个人主义者。他对发达工业社会的诸多批评很容易让人想到自由至上主义者（如罗伯特·诺齐克）对“家长制国家”的批评。马尔库塞过分强调个人“自由”“内在向度”的价值，以至于不可能设想一种主体间性，而后者恰恰是革命运动不可或缺的理论基础。其次，出于对苏联社会主义的怀疑，马尔库塞秉持着新左翼一贯的“反-垂直主义”^②，而如果曼瑟·奥尔森至少部分是正确的话^③，那么离开先锋队，集体革命运动将很难实现。

（三）文化

马尔库塞的文化批评很大程度上是对《启蒙辩证法》中名篇“文化工业作为大众欺骗的启蒙”的延续。以一种与阿多诺一般无二的口吻，马尔库塞将“前技术的高级文化”指认为一种总是与现存秩序保持着批判性距离的否定性文化，而文化工业时代的大众文化则循着技术合理性，兼收并蓄地吸纳了这些前技术的形

^① [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张峰、吕世平译，重庆出版社1988年版，216页。

^② 限于篇幅，对于“反-垂直主义”（或“水平主义”）的详细批评，参见Nick Srnicek与Alex Williams所著Inventing the Future: Postcapitalism and a World Without Work。

^③ [美]曼瑟·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陈郁、郭宇峰、李崇新译，格致出版社2014年版。

象，抽空它们的否定性与真理性，代之以肯定与娱乐。

因此我们可以将马尔库塞定位于一场历史悠久的大论战中。一方是阿多诺、马尔库塞、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等人，他们颂扬批判性的现代主义高级文化，强烈反对文化工业；一方则是本雅明、伯明翰学派、朗西埃等人，他们认为文化工业时代的大众文化至少有着解放性的潜能。

在笔者看来，这里我们依然面对着（广义的）技术体系的内在紧张。一方面，统治性的资本主义的经济-技术体系正不断地构造着我们的认知、生产着我们的欲望、规训着我们的注意力机制，遵循效率至上的原则，利用即时的、无深度的视听快感和碎片化信息诱引消费者，为自己攫取利润，同时将他们转化为分立的个人；但另一方面，权力总是孕育着自身的反对者，否定的辩证法不会停止，正如本雅明、朗西埃等人所指出的那样，技术发展的后果（如对等级秩序的拆毁、对感知的重新配置、对交互方式的创造）也为革命性实践——无论是文化的还是政治的——打下了基础。对否定性文化的支持不应与对“现代主义高级文化”的支持混为一谈，这并不是说后者没有价值，而仅仅是要指出，“现代主义高级文化”只是“否定性文化”这个集合中的一例，追寻否定性文化、发现并理解其新形式是评论家的使命，但执迷于“现代主义高级文化”却是一种怀旧主义怠惰。

结语

至此，本文结束了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一书中“哲学批判”的阐释与对“技术统治”的延伸。文章尽可能阐明了马尔库塞的“形式逻辑批判”“行为主义方法论与经验主义认识论批判”“分析哲学日常语言哲学批判”，并对麦金太尔的批评做出回应；随后专注于马尔库塞对“技术的全面统治”的分析，从三个角度做出了批判性延伸。

颇为悲壮地，马尔库塞以本雅明的名言结束了《单向度的人》，受此启发，笔者也愿以乔纳森·克拉里的一段话作为本文的结尾，亦是对马尔库塞的回应：

在“宜人的”晚风中，将就拼凑起来的屏幕上微弱闪烁的影像那令人神魂颠倒的重复，不会阻止快乐与生命的永久舞台上社会聚合的运作。^①

^① [美]乔纳森·克拉里：《知觉的悬置：注意力、景观与现代文化》，沈语冰、贺玉高译，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2017年版，293页。